

九州兵革浩浩茫茫

戴笠別傳之九

毛鍾新

單槍匹馬跑天涯

民國十七年一月四日，領袖蔣介石自上海回到南京，國民黨二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恢復辦公，結束了中央特別委員會。

元月八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特任領袖蔣公為「國民革命軍北伐全軍總司令」。

戴笠先生從此開始直接追隨領袖任單槍匹馬的軍事調查工作。

嚴格一點說，這個工作的開始，應該追溯到十五年底，戴先生在黃埔六期受訓的時候，即奉派自福建之延平建甌越仙霞嶺山路入浙，走在東路軍的前頭，偵察敵情，用密寫函件傳遞報告，最原始的一種密寫，用米湯寫，用碘酒化，抗戰初期，尚有人用。

崎嶇閩浙偵敵情

當年保安駐有巡防隊，保安團隊性質，共有十人，相當一班，領隊的叫什長，什長柴鹿鳴，以後即在保安定居經營飯店，在戴宅洋式房屋的斜對門，大家仍叫他柴什長，特務處時代任庶務

工作，戴先生家居時，經常在隊部玩，大夥湊一二角錢，一起吃一點喝一點，江山方言叫「打並伙」相當如今的「撒蘭」。有巡防隊隊員參加重慶時代的軍統工作，如今尚住在芝山岩，已經八十五歲了。他確鑿記得，戴先生去了黃埔以後，當年冬天，曾從福建回來，經過保安，和他們見了面，並說國民革命軍就要來，紀律嚴，不騷擾地方，不像「北佬」部隊，叫大家不要怕，照常安居，照常做生意。

他隨東路軍北上，自閩浙轉入滬寧，趕在部隊前面，潛入敵境，打聽虛實，蒐集敵情，用密寫傳遞，他生前和他的高級幹部，亦會談起，他是事無不可對人言的。胡宗南稱讚他神通廣大，天上的月亮都捨得下來，就是不能保守秘密。

干戈擾攘黃塵裏

十七年至二十年，是干戈擾攘，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四年，首先是第二次北伐，領袖於四月七日在徐州誓師，統率劉峙、陳調元、賀耀組、方振武四個軍團，以二十多天時間，掃蕩魯南山隘，克復濟南，六月克復北京，中央政治會議

決議改名北平。七月六日，領袖率領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在西山碧雲寺，國父靈前，舉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禮。

至於內憂，在國民革命陣營中，第一是汪精衛的投機取巧，翻雲覆雨，領導改組派，十六年七月勾結唐生智「東征」，企圖襲取南京，使北伐部隊抽調回京，長江以北至徐州，形勢逆轉，全部淪陷，孫傳芳集中十個師四個混成旅，以五萬兵力五路偷渡長江，即是有名的龍潭戰役，國民革命基礎幾為傾覆。十六年十一月，汪精衛策動張發奎、黃琪翔在廣州發動「張黃事變」，替共黨鋪了廣州大暴動的路。

封神榜上申公豹

十七年元月國民政府決定查辦汪精衛、陳公博等九人，汪即發動「護黨救國運動」。加上編遣會議的失敗，軍閥割據觀念的殘餘，歷次反中央的武裝變亂，都有汪精衛的陰影存在，歷史上找不出相當的人可以作比，勉強可在舊小說中找到，那是封神榜上的申公豹。

十八年二月，李宗仁稱兵作亂，驅逐湖南省主席魯滌平，並調動兵力，沿江南下，五月任「護黨救國軍總司令」打進廣東。

十八年十一月張發奎任「護黨救國軍第八路總司令」，從廣西打到廣州近郊。石友三任「護黨救國軍第五路司令」在浦口叛變。

十二月五日唐生智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在駐馬店叛變。

十八年五月馮玉祥任「護黨救國軍西北軍總司令」，集中第二集團軍所部向西移動，反抗中央。十月攻進洛陽。

擴大會議在北平

十九年三月，汪精衛策動了閻錫山、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在北平舉行擴大會議，挑起中原大戰，在隴海、津浦線和中央打了六個月。

內憂的另一方面，共黨自一連串的「南昌八一暴動」、「兩湖秋收暴動」、「海陸豐暴動」、「廣州暴動」失敗以後，即結合散兵游勇與地痞流氓組成武裝部隊，實行有組織的武裝叛亂，成立蘇維埃政府。如：

- 毛澤東、朱德在閩粵贛邊區。
- 彭德懷、黃公略在湘贛邊區。
- 方志敏在閩浙贛邊區。
- 張國燾、徐向前在鄂豫皖邊區。
- 李先念、鄧繼助之鄂贛邊區。
- 賀龍、蕭克之湘鄂西邊區。
- 鄧小平、張雲逸之廣西邊區。
- 劉志丹、高崗之陝甘邊區。

葉劍英組國際軍

至於外患：

十七年五月二日，日軍福田第六師團開入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屠殺我官兵一萬餘人，希望於國民革命軍尚無準備作國際戰爭時，逼迫我們打一仗。

十八年八月，蘇俄侵佔中東鐵路，與我軍衝突，劉伯承、葉劍英在蘇俄組織國際義勇軍，自俄境攻入黑龍江之海拉爾，中共喊出「武裝保衛蘇聯」口號，組織全國武裝大暴動，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

二十年七月，發生「萬寶山慘案」，八月發生「中村事件」，接着是「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進攻瀋陽北大營，佔據東北。

總司令部密查組

戴笠先生在北伐期間，他的職務是總司令部密查組組員、總司令侍從室副官，那時用人不多，牆上掛塊名牌，標明侍從人員的職別和任務，戴先生的任務是調查。有很長一段時間，侍從人員叫他戴副官。

他跑遍了北京、天津、太原、西安、鄭州、開封、徐州等戰略要區，他認為北洋軍閥的情報工作容易做，軍官多老粗出身，文盲、基本上沒有保密防諜的常識、貪圖小便宜，部隊本身多烏合性質，沒有訓練、沒有紀律，談不到保防管制，只要請他喝杯酒，送點小禮物，攀談起來，他所知道的，都肯講出來，絲毫沒有顧忌。他跑遍

了華北五省，沒有任何麻煩。

木製馬鞍擦傷了

他駐在徐州時間比較多，常一人一騎頭沛於豐沛、蕭縣鄉間小路上，蘇魯一帶馬鞍，多是木製，他騎不多久，即摩擦傷了屁股，滿褲子是血，亦從不休息，從不治療，勉強熬着苦撐下去。有一天在碭山遇着徐為彬，強迫他在旅館休息下來，請他部隊中的醫官為他洗滌傷口和包紮，乘徐為彬不備，又一人一騎溜掉了。

那時他的名義是徐州戒嚴司令部少校副官，以徐州做他軍事調查的據點，起初落脚在一個小印刷廠，以後住進戒嚴司令部的單身宿舍，各地的通訊函件以此為聯絡處，他的錢永遠是不夠用的，尚要江山保安老家藍太夫人寄錢接濟。他還找到一個義務助手，黃埔五期砲科出身的湖南人鄧展謀，在戒嚴司令部任上尉，和他合住一個小房間內，幫他招呼一些事務工作，他不在的時候，代收各地寄來函件。鷄鵝巷時代參加工作任副官，曾以鐵製凳子打戴先生的外甥王懷德。

第一師中校副官

十七年六月戴先生回籍省親，在杭州晤第二十二師長胡宗南（是年八月才在曲阜縮編為第一師第二旅）由於胡宗南的介紹，認識義烏趙龍文。戴先生回到江山保安，携有名片，上署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中校副官。這是黃埔畢業後第一次回家，携龍井茶葉，西湖藕粉甚多，對宗族親友均有餽贈。並決定遣獨子善武（此係譜名，奶名蠶

兒，江山方言，讀兒爲倪，故後易名藏宜），在江山縣城肄業文溪高級小學，時年十四歲。

從保安帶了個勤務兵去，姓名不詳，家鄉叫他綽號「小豬」，跟他幹了不到一年，即請假回家，在單槍匹馬期間，工作不分晝夜，異常辛苦，普通年輕人配合不上，亦吃不消。此後才用了賈金南。

紙糊壁板到天亮

戴先生在徐州住旅館，嫌房間不乾淨，自己盛桶水擦桌子，自桌面擦到桌腳，並用白紙糊壁板，等他擦拭好糊好，天已亮了。這種小地方要求認真如此，自己動手，不眠不休，不管白天如何奔走辛勞，以兼人的體力精力，可以支撐，其中有貫徹要求的成就感，可以自我滿足，如要人家做，感受不一樣，即深以爲苦了。

不准進總司令部

北伐軍光復北京後，設總司令行營於北平鐵獅子胡同，原顧維鈞宅，戴先生正在北平工作，曾持密電稿至行營機要科托交無線電臺代發，時主其事者亦籍隸江山，告以照規定要附原稿，戴先生即作罷並辭出，未幾機要科奉秘書長高凌白電：「奉總座諭，以後戴笠拍發電報，不必按照規定辦理。」是其單槍匹馬活動之始，已直接上達最高方面了。可是歷程尙是虯蟻千仞，坎坷得很。

戴先生常說：「革命是內心自發的要求」，這句話細想起來，和論語所說：「爲仁由己」，

楞伽經說：「內證聖智」，在若干意義上是相通的，沒有這種內在的觀點，與內在的精神，在他單槍匹馬做軍事調查時所經歷的崎嶇坎坷，艱難辛苦而支撐下來，並創出輝煌的英雄事業，是不容易解釋的。

他在侍從室工作時，某侍衛長的娘舅任庶務，盜賣侍從室的汽油牟利，他查獲事證據實檢舉，其人被開革了，某侍衛長並受呵責。於是下令不准戴先生進總司令部大門，連呈總司令的報告亦不准給他轉遞，他蒐集到情報資料必須呈報時，只好守候在官邸或總司令部大門口，攔截座車，呈遞上去。

以後他負責特務處，負責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爲防範敵僞共黨謀害行刺，做了適當的戒備，但是不論何時何地，車旁有人喊「報告」，必定停車，親自接受報告。並詢問幾句，他的隨從人員或門口警衛對任何文件信函不敢延擱，立即送給他自己或有資格代爲處理的人員。他當年攔截座車的經歷對他有深刻的啓示。

捆綁樹上打一頓

在徐州做軍事調查時，徐州駐軍某師某公任師長，霍揆彰任團長，把戴笠捉起來，捆綁在樹上打了一頓，他們都是黃埔學生，都是國民革命軍袍澤，並明知其執行革命大業所需要的調查任務，只是槍桿在手，選擇暴行爲最簡捷的溝通方法，打了還不是白打了？

十八年六月，領袖赴北平與閻錫山會談，戴先生以參謀名義感駕隨行。到了這一階段，他的

單槍匹馬工作有了開展，他隨從到每一個都市，找當地的若干朋友，今天習慣上稱爲工作關係，蒐集當地黨政軍事情況，重要幹部的政治背景與傾向，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與措施，當天晚上親繕好報告，呈送上去。等到了有了特務處，各地建立區站組織以後，每到一地，有必須的拜會和應酬，各區站幹部同志，簇擁在他身邊，以官場伺候長官習慣相待，對於當地各方情況之調查分析綜合報告，一兩天內反而拿不出來，他時常慨歎，人多有人多的麻煩，反而不如他單槍匹馬時代工作有效率。

通緝懸賞十萬元

從這個時候起，他在這個圈子內，知名度逐漸升高，十二月第五路總指揮並統一指揮北漢線北段所有討伐馮玉祥部西北軍各中央部隊的前敵總指揮唐生智受汪精衛任命爲「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率部在駐馬店叛變，並遍貼佈告繪製他相片，懸賞十萬元通緝。

其時戴先生正在滄關，聞唐部叛變訊，兼程趕到駐馬店，看見車站懸賞十萬元通緝他的佈告並附繪他的相片，路上軍警盤查行人，清查戶口，偵騎密佈，戒備森嚴，始知誤蹈樊籠，無法脫身了。

於是作簡易化裝，換了服裝，改變髮型，戴上眼鏡，住入軍警稽查處隔壁的佛照樓大旅社，翌晨以東方白名片往訪唐部中校憲兵營長兼軍警稽查處長周偉龍，激以大義，遂相結納，化裝爲憲兵，掩護出險，搭平漢路火車直達北平，再回

南京。

開山幹部十人團

這是戴笠先生生平最富傳奇性的著名故事之一，在中國革命大業危疑震撼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結納了周傳龍，並作為特務處開山幹部十人團之一，這故事在特務處內部幾乎家喻戶曉了，本刊本年五月號「戴笠與周傳龍」一文亦曾提及。

十九年汪精衛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唐生智舉兵反抗，中央於五月一日下討伐令，是為中原大戰，雙方激戰異常慘烈，聘請德國顧問嚴格訓練裝備，要作抵禦外侮用之教導師，亦投入戰場，領袖駐節火車車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

戴先生屢從領袖，蒐集有關當前戰況之各種資料，夜深人靜，猶巡視車箱附近，以策安全，並偵察駐節附近社會情況，防制敵諜活動。一面派重要人員前往北平滲入擴大會議以作內間，復派李丹符、何玉珊分別接近鄧寶珊、趙冠英，進行策反，夙夜匪懈，不眠不休。

九月二十二日東北軍入關，閻錫山、馮玉祥下野。

三民主義除奸團

中原大戰結束，胡宗南之第一師駐開封，戴先生在開封與胡宗南共同組織三民主義大俠團，又名三民主義除奸團，王天木任書記，馬志超任總務，據王天木提供資料，當年參加組織現尚在臺之知名人士尚有多人，未得當事人同意，不便

形諸文字。其主要任務為團結革命青年，建立核心力量，進行反共與抗日工作。

馬志超於四十三年五月曾親告筆者說：「二十年在開封即協助戴先生佈置河南工作」。如今馬之墓草已豐，無法了解佈置的具體情況和三民主義大俠團的詳細組織與活動了。

戴先生與胡宗南的結納是一個極富傳奇性的謎，我們講朋友好說：親如手足，他們兩人都有兄弟，彼此手足間關係決比不上他們兩人間相契之深。他們彼此間一見面，有說不完的話，談談笑笑可以通宵達旦，兩人如不住在一處，談到三更半夜，甲送乙回住處，留下再談，乙送甲回去，又留下談，如此直到天亮。

戴胡締交富傳奇

胡宗南於卅六年克復延安後才結婚。理由之一是「紀念亡友」。

戴先生從黃埔六期騎兵營出來，胡已貴為師長。軍中極重階級，即有接觸，不可能締交。

彼此淵源應該在進黃埔以前，在先進同志中有兩種說法：

一是兩人同在浙軍潘國綱師學兵營中受訓，並編在一個班。胡自畢業黃埔一期後即青雲直上，坐鎮西安，擁衆七十萬，對這段經歷不好意思提及。

一是戴先生流浪在杭州，只有一套白竹布褂褲在西湖臥龍橋邊，脫了衣服跳進水裏，先洗衣服在路邊晾起來，上面以石子壓着，怕被風吹走。胡宗南在孝豐任小學教員，帶學生旅行西湖。

小學生好玩，檢了他壓在衣服上石子。他怕衣服被風吹走，赤身露體又不便站起來，只好在水中大聲喊叫，胡宗南見他巨口隆準，兩眼如巖下電，炯炯逼人，加以赤身露體之狼狽狀，極像江湖奇俠傳中人物，深以為奇，遂與締交。

特工組織始發軔

戴和胡宗南締交的最初三、四年間，亦經常在上海活動，聞北寶光里張家，成為他長久據點，信件由此收轉，用許多化名，江漢清的化名，在這個時期就啓用了。信件內容有情報資料，亦有女朋友的情書。身上有錢，在東方飯店開房間，沒有錢則住在張家，在小桌上寫到三更半夜，在臥房小床上睡一下。

二十年日軍侵略東北，發生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領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二次下野，手令戴先生成立聯絡組，編制十人，開辦費三千元，持了手令至軍需署，以領袖已偕夫人飛離南京，軍需署竟不認賬，一毛錢亦未領到。

單槍匹馬的軍事調查生涯才算告一段落，他的革命事業又臨一個轉捩點，一個有組織有訓練有紀律的革命特工組織於茲發軔了。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七〇七二
四八〇